

第一章 吐蕃文明酝酿的历程

第一节 吐蕃，一个响亮的名字

在中世纪的中亚舞台上，曾活跃过一个叫吐蕃的帝国。它用自己的聪明才华，它用强劲的生命活力，它用锐意进取的精神，在公元 7 至 9 世纪的近 300 年间，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惊天地泣鬼神的剧目。

在中国历史画卷中，吐蕃同样演出了一本又一本扣人心弦、激昂有序的剧目，新旧唐书及许多史书都记有它的深深脚印和响亮的歌声。

藏民族的发展史上，吐蕃更是一座丰碑、一面旗帜。

吐蕃一统高原 创建了藏民族系统的、完整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及行之有效、运转灵便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社会组织制度。

吐蕃的兴旺发达 提供了稳定、祥和、向上的发展环境 雪域藏区的生产力才长足发展，科技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农业、牧业、林业、手工业、商业都初具规模，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和优势产业，也活跃了中亚、南亚及内地的经济和贸易，唐蕃古道成了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

吐蕃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开设了翻译和印刷场所，吸纳了大唐、印度及中亚各国先进的科技文化，在医学、天文历算、工艺等等

领域，搭建起了今日藏学各学科的知识框架。

吐蕃大胆引进佛教于雪域大地，把本土宗教苯教与佛教有机地、能动地、全面地融合为一体，从而孕育出了世界文化园地奇葩之一——藏传佛教文化。

吐蕃豁达、辩证的人生观、世界观培养了藏人乐天、豪爽、坦荡的性格和心理状态，从而也孕育出了雪域高原健康开朗、欢乐有趣的文学、歌舞、美术、戏剧等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走廊占据了引人注目的一席之地。

吐蕃与时俱进、奋发图强的宏图大志，使藏民族在开疆拓土中增强了与中原各民族、与中亚、南亚各民族间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为中华大家庭的统一，为亚洲繁荣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吐蕃强大的军力国力，吐蕃的英勇善战，阻挡住了黑衣大食的军事扩张，保障了中原人民安居乐业，保持传统的文化。

吐蕃，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字！

第二节 吐蕃的概念

首先，让我们弄清什么是吐蕃。

吐蕃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聂赤赞普在雅砻河谷创建蕃王朝，到吐蕃王朝分裂，大约有 1300 到 1500 年的历史。

吐蕃又是一个地域的名称，在这个王朝最为鼎盛之际，西至葱岭，东到今甘肃清水陇山一带，北达河西走廊及腾格里沙漠，南邻尼泊尔、印度恒河北岸，几近上千万平方公里。

吐蕃还是一个民族的总称，即今日藏民族在中世纪的称号。

称呼自己为“蕃”是整个藏民族的传统叫法。在传统叫法中有两种称谓，一是“蕃域”，即蕃族的故乡，一般指蕃民族的发祥地——最早的蕃王朝统治地，即今天的西藏雅砻河谷；一为“蕃钦

布”，即大蕃地域，它泛指藏民族形成后的整个青藏高原，甚至吐蕃帝国曾经占领过的周边所有地域。普通藏人习惯自豪地对外夸耀自己的土地为“蕃钦布”，而民族内部只谓“蕃”或者各自的区域名称如“卫（中央之意）、藏（清洁之乡）、多康（边境地区）等。

藏人用“蕃钦布（大蕃）来称呼自己，表示尊严、强大以及自豪感。在对外交往中，蕃王朝打出大蕃的旗号，是为了表示与大唐及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大蕃的称呼是从松赞干布的汉妃文成公主去世后开始的，最早见于史书的是《新唐书·吐蕃传》中，记有建中二年，入蕃使判官常鲁，奏赞普责使臣崔汉衡云：“我大蕃与唐，甥舅国耳，何得以臣礼见处？”

无论是传统叫法，还是书面文献，在藏文中迄今都未发现“吐蕃”的说法、写法，这说明藏人从不称呼自己为“吐蕃”，“吐蕃”一词是外族人对蕃人的称谓。

是谁把大蕃弄成吐蕃了呢？

是唐王朝。

《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入蕃使臣的职务，虽然均记为“入蕃使”、“和蕃使”、“答蕃使”、“入蕃会盟使”、“西蕃会盟使”等，但在清沈炳震编的《新旧唐书全钞》（同治本）中，关于唐代初期蕃汉关系却已开始出现“吐蕃”两字：“武德六年（623）夏四月己酉，吐蕃陷芳州。”这说明唐太宗执政前大唐就已经开始有吐蕃的称呼了。最有权威的可算《新唐书·吐蕃传》唐太宗李世民的《宣慰剑南将士诏》第一句就是“吐蕃丑类，背约孤恩”，很鲜明地道出了唐太宗时期唐王朝从上到下都统一称蕃为吐蕃了。

为什么双方盟碑上写成大蕃，而唐平时对蕃王朝却不称大蕃而称其为吐蕃呢？蕃前面加“吐”字又寓意着什么？据各方面资料剖析，最根本的是唐君臣中存有中华高贵而四夷卑贱、华不能与夷平起平坐等大民族主义意识。当西方蕃王朝强大到与唐匹敌，甚

至逼得唐王朝节节败退，只能通过外交途径来求得安宁和平时，大唐不得不接受大蕃的称呼，但唐君臣内心的不平衡却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不愿接受大蕃的称呼，这样，就有意把大蕃改成了吐蕃，以求得心理的平衡。

还有一种说法 据说‘吐’字是藏语的义译 因为藏语中把‘上方’称做‘吐’（或‘朵’、‘桃’）是高处之意，内中含有‘大’的意思。藏族也常把自己称做上方之人，这样，唐人顺理成章地把蕃称为吐蕃，表示尊重藏人，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很强大的国家，同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又由于它采取的是开放政策，本国和外国公民来往流动频繁，迁徙聚集自由，从而唐对蕃的称呼也就自然而然地传播扬开去。再加之唐朝当时的文明水准普遍高于世界各国，趋附唐朝遗风成为与唐交往的各国的风尚，唐对大蕃的称谓也就成为各国共同的叫法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的中亚、南亚诸国中与唐帝国敢于一争高低的唯有吐蕃，而唐帝国在中亚又拥有许多附属国，欧亚许多国家通过丝绸之路与唐发生经济贸易交流，丝绸之路的重要部位又在西域，唐朝与吐蕃为西域的控制权争夺了一百来年，吐蕃的声名自然也传播到了西域葱岭内外和西亚诸民族之中，再辗转传到欧洲，有了‘吐蕃’的转音——“图伯特”之称呼，藏族也被世界统称为‘图伯特’民族。

元明两朝，“蕃”“蕃”二字都读成“翻”音了，吐蕃之叫法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汉文中变成了“西蕃”或“番族”。

第三节 吐蕃文明的酝酿

蕃王朝从发迹到崩溃，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在松赞干布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藏民族还未成型，吐蕃王朝还未长出翅膀，骨血也未丰满。它从部落社会走向部落联盟，又从部落联盟走向“军事民主制”的君主专权，政治制度还未成熟，经济基础、军事实力都未达到强盛，当时的青藏高原还有为数不少的土邦王割据。因此，历史学家和中外学者通常把吐蕃历史从松赞干布定都拉萨后算起。

但历史是无法割裂断代的，它是不断延伸、不断拓展的过程。吐蕃的文明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创自立的量的不断积累、不断创新、不断充实而发生质的飞跃的过程，是吐蕃社会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到了吐蕃帝国时期，吐蕃文明基本成型，呈现立体、多姿的形态，才屹立于世人面前，跻身世界文明之林。大蕃是蕃域各种文明的积淀、发展、延伸，它有个整体酝酿、积累、凝聚的历程。

段克兴先生等编著的《西藏历史年表》一书为我们列出了早期吐蕃王朝的世系表。

聂赤赞普为第一代，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360 年左右。

此王及其后的穆赤赞普、丁赤赞普、索赤赞普、美赤赞普、达赤赞普、塞赤赞普，共七代赞普，被后人称为“天座七王”（南赤七王）。“赤”在藏语中是主席、座次之意；“赞普”是强者、霸者之意。这完全符合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初期的真实社会生活。在人类漫长的野蛮阶段，谁强谁野蛮谁有力谁就是霸主、王者，是部落和一方土地的领袖、占有者和支配者。

为什么叫“天座七王”呢？藏文史料和传说中都说赞普是天神

下凡，到有了子孙继位，他就返回上天了。按现在科学的解释，为了维持天神下凡的说法，当其后裔坐上了王位，天神的化身就返回天国，从人间消逝，实质是先王或者自杀，或者流浪远方，或者死后野葬，所以创造出这七位王的座席均在天上的传说。

接下来是直贡赞普、布德贡结。这两位被称为“中丁二王”在藏语中意为上方地域受到责难的二王。据说直贡赞普是被部下罗昂械杀的，灵魂无法攀着天绳上天还原为天神，只能留落地上，实行土葬。

“二丁”之后是“中勒六王”，他们分别是阿发勒、德雪勒、提雪勒、古菇勒、仲谢勒、艾雪勒。“勒”在藏语中是善人，是道德高尚、助人为乐者。看来这几位藏王曾经干了不少好事。

萨南僧德、德楚南雄、塞诺南德、塞诺布德、德诺南、德诺布、德结布、德珍赞为“地德八王”。结多日隆赞、赤赞南、赤扎邦赞、赤脱吉赞、拉脱脱日宁谢为“五赞霸王”。以后的还有赤宁松赞、仲宁德乌、达日宁塞、南日松赞。

松赞干布以前的 32 代赞普，走过的是一条由原始社会酋长制到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萌芽、封建王权建立之道路，是藏民族从蒙昧时期走进野蛮时期，又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社会的真实历程。

从这 32 代赞普走过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天座七王”时期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历史印迹。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建筑的山堡宫殿雍布拉岗，其含义就是母子宫，表示系母系氏族居住的“长屋”。

雍布拉岗雄踞高峰，既是安居之窝，又是御敌之据点。赞普住在雍布拉岗里，父王六臣、母后三臣等九个氏族定居在雍布拉岗脚下的平原上牧畜耕作，氏族成员守卫着雍布拉岗。这是吐蕃王权

的第一座里程碑，而这块碑上写的是母系社会的功德。

聂赤赞普以下的六王名字第一个字分别是“穆”、“丁”、“索”、“美”、“达”、“塞”，它们又各是自己母亲姓氏的第一个字。王沂暖先生翻译的《西藏王统记》中就记有：穆赤赞普之母名为朗穆穆（“朗”为天之义），丁赤赞普之母为萨丁丁（“萨”为地），索赤赞普之母为索汤汤，其他都类似。

“天座七王”时期的社会没有更多的史料来展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藏民族已经抛弃了地窑、洞穴等原始的居室，住进了较具规模的石碉房、土房、楼房、木房了。既然住宅改善到较完美的地步，那家中的家具、生产工具也一定达到了相当的工艺水准。同时，定居的前提是稳定的经济收入以保障吃穿，当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肯定也出现了雏型。

据史料记载，聂赤赞普时，吐蕃贵族王室已经衣饰华美（说明手工纺织业、服饰业发展到了一定层次），出入开始乘马，有了牧马奴，掳掠来的奴隶从事繁重的建筑业等，自由民的负担一直不重，主要从事战争。

藏史记载在“中丁二王”时，已有了盔甲和战具（剑和弓矢）及明镜。明镜自然是指铜镜，说明吐蕃社会已能冶炼铜，会制造铜器了。历史上，铜器时代是农牧业分工，男性在经济活动中开始占有主导地位，并担任了氏族公社统治角色的分界线。“中丁二王”宣告了西藏母权制的衰落，父权制的兴起。史书明确记载，直贡赞普被弑后，其四儿角茹杰（牛角里出生之意）长大后杀了罗昂，迎回大哥贾赤继承了王位。从这时候起，西藏政治生活由选举酋长或军事首领的原始民主议会制开始进入世袭制，私有财产也开始萌芽。

直贡赞普时期，宗教与王权开始出现裂缝，宗教控制并左右王权的局面已经有所动摇。西藏本土最早的准宗教苯教（巫教成分浓重）是社会保守制度的基础。据传说，直贡赞普反对苯教职业者

干涉王权，曾经赶走参政的苯教师。这就引起虔信苯教的大臣罗昂等的仇视，罗昂设计激怒直贡赞普与自己角斗致死。罗昂驱赶王室出走，自立为王，苯教取得胜利。这场械斗实质上是王权与苯教争夺世俗统治权的一场生死斗争。

罗昂执政时期，雅砻吐蕃社会已经有了武器交易等物资贸易。藏史《西藏王臣记》称罗昂时从玛康国输入铠甲说明此时已有铜器的传入。而玛康国在今昌都地区的芒康县，芒康的手工业历史上就较发达，制造的藏刀至今斐声中外。藏史的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

直贡赞普的儿子们夺回王位后，贾赤以布德贡结的身份成了吐蕃第九代赞普。巩固了王权的他，为了控制民众，又开始提倡苯教，与新兴苯教教派联盟，利用苯教在思想方面的引导作用，使王权和苯教紧密结合为一体，成为政教合一执政的体制。苯教师们活动范围广泛，奔走四方传教，给吐蕃带来了各地先进的知识技能及信息，推动了雅砻河谷吐蕃王朝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发展。布德贡结时期，吐蕃民众已学会烧木为炭，用炭来取暖烧饮、融化铜铁等金属；能够熬皮为胶，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制造；掌握了开发和冶炼铁、铜、银三种矿产之术并知道铸造刀和犁运用牛轭来驾驶牛，用二牛抬杠的方法来耕作、开垦；农民还开渠引水灌溉农田，提高粮食产量。

农业的兴起可能与直贡赞普的大王子贾赤逃到东邻工布地域一带避难有关，流浪期间他掌握了农耕技术。农业的发达使吐蕃得以出现人口密集的居住区，贵族也才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活动，有剩余物资、空余时间从事精神文化创作。文明建设开始摆上了吐蕃的议事日程。

桥梁也在那一时期出现于雪域大地上。《西藏王臣记》中提到，在“中丁二王”时期，二王开始使用铜棺，铜棺用铁钉钉上，并创

建陵墓之制。铜器的生产工具，进步到铁的广泛运用，说明了金属在吐蕃经济生活领域占据有重要地位。它也从侧面说明吐蕃社会在农牧业分工后，又出现了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产业大军。

财富的增加，国力的强大，私有制不可遏止的发展，使战争这头怪兽变得亢奋起来了。吐蕃在布德贡结王朝时已有了较充足的财力人力来发动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他们将雅鲁藏布江以南各部落次第征服，并渐及江北。蕃部建立了常规武装力量，奠定了部落联盟式的王权基础。

“地德八王”期间的最大事件是王室贵族与原始苯教之间的冲突对立。结果，王权得到进一步张扬。《西藏宗教源流》中考称德楚南雄“继承祖父之业，蕃民爱戴”。德结布将“凶魅之黑教，尽行驱灭，全藏底定，百姓均获稳定”。保守的苯教师们想利用自己的影响争权夺利，控制新兴贵族，达到苯教一统天下的目的，但新兴的贵族阶层怎会退出历史舞台呢？他们凭借王权优势，严厉打击了苯教势力，保护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把王权推向新的台阶。

原始苯教对社会生产力的阻挠和破坏是严重的。他们不承认前生来世之说，只承认神鬼主宰世界。神是人活着的时候，能保佑人的生命财产的超自然力量；鬼在人活着时不仅控制人的一切，而且人死后能摄走灵魂，同时还继续危害人的家庭和后代。他们主张对神要祭祀，对鬼则施食驱赶。每年四季，都要宰杀大量牲畜祭神（具体名称、数量、方式在本系列丛书《藏传佛教文化概览》中有较详尽介绍）。有病灾之苦，还得进行各种“赎命还魂”仪式。大量的祭祀、逐鬼、超度生者与死者的仪式，导致大量宰杀作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牲畜，破坏了吐蕃牧业，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削弱了世俗贵族的经济实力和王室的财政基础。这就是当时引起王室对苯教不满、诱发消灭苯教的根本原因，也说明了社会在进

步，人们开始从愚昧迷信中觉悟，文明水准有所提高。

对黑苯教的镇压，保护了生产力，保护了自由民的发展活力，使科技有了阔步发展的空间，为藏民族进入奴隶制社会开拓了前景。

之后便是“五赞霸王”时期。这五位君王在吐蕃政治生活、行政管理体系、法规法纪建立、常规部队的设置完善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使吐蕃部落联盟制社会逐步走上专制的国家奴隶制体制，让吐蕃以一个管理严明、完善，有着统一政令和行为的先进国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雅砻河谷当时已有佛教传入。雍布拉岗内供奉有《多德撒麻朵》(定筐经)《邦公洽甲》(百拜洽悔经 筹经卷和金佛塔、泥佛塔等佛教拜物。这使人联想到苯教是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不能满足世俗贵族和民众对世界深入认识的要求，佛教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认识需求？吐蕃人是否开始用一种知识框架更为广大丰富，哲学体系较为完整、深邃的新型学科来武装自己？佛教已为传入雪域开始作铺垫，“供需”双方已有了某种默契。

艺术体系脱颖而出并趋于完整。拉脱脱日宁谢时吐蕃势力已达雅鲁藏布江北岸，拉萨成为陪都。为修建拉萨河铁索桥而募化资金 当时的拉萨街头已经涌现出名叫“扎西歌哇”(赞颂吉祥)的演唱表演队伍。

同时，传说拉脱脱日宁谢为驱除魔鬼对民众心理的压力，编了以驱逐魔鬼为内容的剧目，组织剧团四处演出，深受民众欢迎，社会效果很明显。藏戏把拉脱脱日宁谢奉为始祖，演出时供他的像。这说明藏戏在那时候已经有了雏型。

当时吐蕃不仅农业发达，畜牧业也发展较快，已经出现了先进的杂交方式，有了优良牛种犏牛等。牲畜品种增多，头数也大为增

加。史书上记载吐蕃开始蓄积干草以解决冬季饲料饲草问题。

总之，“五赞霸王”是雅砻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父系酋长世袭制已彻底固定化；赞普是天神下界，神圣不可冒犯；城乡分离，有了以政治、贸易为中心内容的城市雏型（如雅砻、拉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也有分工；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更加鲜明，更加被强化；戏剧艺术形式开始涌现；建筑艺术向高层次发展；佛教开始向雪域大地渗透，等等。

正如《西藏政教史料》中说的：“民众渐失优越自在之生活而入于纪律之时代。”这意味着原始部落时代松散、自由的民主议事的结束，整个社会跨入了管理严格、统治严密的奴隶制。“霸业”标志着专制、强权，建立霸业也就象征着部落酋长进化为一统天下、君命神圣的专权帝王。这时，吐蕃的奴隶制国家形式基本初具规模。正如上面史书中道明的：“以上各王，相继统治藏地，以福善祸淫威化黔黎，进而组织民众，设官治理，牧养牛马，以衣以食。人口繁殖，则广拓疆土，征服其他部落。因常有械斗，于是征民为兵，发给弓矛弓矢，编为团队，军制粗备。”

雅砻河谷“五赞霸王”的宏业，使蜗居雅砻的吐蕃王朝走出偏隅的西藏山南，雄心勃勃走上王业扩展的路子。而奴隶制国家机器随之也加速全面运转，带来的是不断的侵掠攻占，掳掠大量的被征服部落的平民为奴隶。小土地所有者、手工业自由人也在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进逼下，纷纷破产，变成了奴隶主的奴隶。奴隶制国家进而巩固强大。

恩格斯曾经论断：“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也不会有罗马国家。”

吐蕃的文明史也正是如此。正是雅砻河谷，最先实行奴隶制，孕育了吐蕃辉煌广阔的文明基础。王朝集权而有正规军队做后盾；有廉价奴隶劳力可聚敛财富，榨取剩余产品；有脱离生产领域

的贵族、王室、宗教人士专事精神产品制造……这样，文明建设也就趋向体系化、长期化、层次化，培育出富有高原气息和藏人风韵的吐蕃文明。这是利益的需要，统治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各种需要化为动力，产生了多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继涌现。

拉脱脱日宁谢到松赞干布的父亲南日松赞，是吐蕃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初期阶段跨越的过程。在农业经济方面，不仅开始普遍使用锐利的铁犁和铁铤翻地耕作，还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串连湖泊，广作沟渠，引水以灌田”。又“于坡地停留积水以作地，将山间潜水引出使用”，因而“农田与牧地相接”。在政治管理方面，开始赏赐奴隶、部落和庄园。南日松赞曾将他征服的奴隶主邦国的 4800 家奴隶分给他的 4 位功臣。赏赐以后一直不断。赏赐内容除了奴隶还有农田、牧场、牛羊等生产资料。

南日松赞时期，社会已经进化到王室子孙可以和普通民女通婚。在此之前，由于赞普是“天室下凡”，王室子孙只能与“龙女”（高层贵族后裔）配偶。婚姻樊篱的突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标志，也是从奴隶专制跨向封建社会的标志。另外，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奴隶阶级以外的城乡平民和牧民两个平民阶层。南日松赞还和民举行欢宴，平起平坐，君民关系趋向于封建制下的民主形式。

南日松赞抛弃奴隶制，走向封建制，在藏区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及深远意义。抛弃奴隶制的做法，受到广大奴隶的欢迎和向往，因此，他发动的带有反奴隶制性质的对外战争，屡屡得胜，所向披靡。他推翻了统治西藏北方拉萨河谷的苏毗大小王王朝，占领了不丹、阿里（象雄）、工部、拉里、波密、甲得（西康北部、青海南部玉树及三十九族一带）地方，疆域扩大，财力强盛，基本统一了西藏高原。

南日松赞采取开放政策，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加强了贸易往来。藏史中说吐蕃当时从中原输入了医术、历算，发现了食盐的作用，修筑了更大的宫殿，星相学也开始出现，这些均为吐蕃文明的腾飞酿酿了条件。

南日松赞时代奠定了吐蕃文明的坚实基础。

第二章 吐蕃的政治制度

青藏高原的文化一直呈多样性、地域性、民族性。它的政治制度既不同于罗马帝国元老院式的议会民主制，也不同于中原王朝皇权至高无上的绝对集权。它是王权、部落民主制、教权三者并存一体又有较突出矛盾的一种混合制政治制度。这自然与它的特殊历史进程，与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长期沿袭、形成传统有关，也与王权未形成之前，原始本土宗教苯教风行雪域高原，占据藏人思想之统治地位，左右藏人宇宙观、价值观、行为准则有关。

青藏高原的政治社会制度在吐蕃时期有其鲜明的民族色彩、时代气息和宗教韵味，是吐蕃文明的重要组成。

第一节 多色彩的王权

雪域高原险峻复杂的地理地貌，高海拔，冷冻期长的气候，导致植被稀薄，谷物难以成熟，农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藏人只能依靠广袤的天然草山牧场，通过畜牧业来向大自然进行最原始的索取，以此为前提生息繁衍。农业的不发达，导致城镇不发达，难以形成人口密集，便于从事文化、手工业的聚居区。王权统治客观上也因此被削弱、被限制，无法实施最大限度的、直接的集权。而分散、游牧、流动的牧业生产特点，又使社会组织的单元只能建立在部落之上，部落联盟历史地成为吐蕃政治制度的基石。

部落联盟是各部落为了保护自己的草原、牧民，抵御外来侵略

势力，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联合体。部落联盟的目的在于：一是统一军事行动，或反抗侵略或组织侵略；二是均衡协调部落联盟内各部落的利益，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求得共存共荣。为此，有约定俗成的部落法规，有约束部落上下的道德，它们是部落民众的统一价值取向。

在广袤的雪域高原，在人烟稀少的青藏游牧区域，对游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除了通过利害关系进行控制，王室无法直接统治。一来牧业经济无法聚敛起供养庞大王统管理队伍的财力；二来无法实施流官制度，同时也无能力供养一支庞大的常规武装队伍在广大幅员内驻扎巡视，直接维持政权统治，只有通过控制部落联盟的邦王或者酋长来达到统治广大民众的目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左右了管理方式。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地理环境，特殊的经济环境，还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吐蕃王朝在统一战争初始，就采取了封建性质的分封制。

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宁塞时期，吐蕃的境界北至雅鲁藏布江，与苏毗为界，东至康地，与四川的嘉戎为界，西部达到羊卓雍湖，南邻尼泊尔和不丹，可谓幅员广大。

松赞干布继拉后，平定了内乱，迁都逻些（拉萨），开始实施统一青藏高原的战略规划。

松赞干布开始仍采取了分封制。苏毗王国的叛乱平息后，松赞干布对苏毗贵族实行了封建的方针以招抚。他没有分散苏毗的部落，而让其保持原有的区域。苏毗王称臣于吐蕃王朝，只按期交纳贡赋就行了。吐蕃只驻象征性的部队，内政由苏毗王高度自治。对其他国家也一样，允许自治。

可以说，吐蕃的政治制度有着浓重的松散邦联君主制特色。

王权是如何驾驭这些附属国的呢？是会盟。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

《旧唐书·吐蕃传》中记道，赞普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弥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复，神明鉴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则夜于坛祥之上，与众陈设肴饌，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尔老。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

由苯教大法师主持的上述会盟，说穿了是通过天神，即超自然的力量来慑伏臣下忠诚王室，强化邦联式的吐蕃王权统治。赞普以天神的化身出现于世间，显得至高无上，权势无敌。结果，王权自然得到了巩固，君权神授成为人们正统意识的重要内容。

按理说，会盟是相互承诺的表现方式，但由于赞普权威的绝对化，苯教师宣布的盟誓词也就异化为单方面承诺，即赞普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赞普以盟主身份出现。古老的部落联盟会盟的性质也就弱化，让位于王权了。

会盟会猎形式在吐蕃政治生活中由来已久，在松赞干布先辈时代，蕃部族一直与高原上的娘氏、韦氏、蔡邦氏、农式等部落联盟的酋长们建有盟邦关系。有份资料记录了吐蕃与苏毗叛臣结盟的誓词：

自今之后：

定将森波杰、墀邦松弃于背后，定将赞普王室搂于胸前，决不背弃；

决不使其丢脸，决不施放蛊毒黑咒；

决不把外人当自己人，决不三心二意；

决定要英勇献身，决定要拼命忘己；

决定要听从赞普命令，决不受他人甘言诱骗。

.....

让部下效忠是盟誓的核心内容。但作为会盟，义务和权利是双向的，最初赞普也不能不有所承诺。盟誓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有严肃认真的誓文，也有欢宴时借助歌词的。如达日宁塞之子南日松赞，下令改岩波之地名为彭域。娘·曾古、巴·义查遂作歌以纪其事。歌词如下：

赞普名号称天神，伦果伦赞两弟兄。
 赞普名号称天神，雄鹰杀死猫头鹰，
 是蔡邦纳森所杀。圣明天子登王位，
 真正鞍鞞备马身，令人欣羨坐膝上，
 好似羊羔产怀中。

这首颂歌表现的是君臣名分的严格界定，表达了伦果、伦赞作为属臣的自豪、欣慰心情，也表达了忠于赞普的诚心。

松赞干布继承其祖父达日宁塞、父亲南日松赞的未尽事业，先后消灭、征服邻近邦国，建立了带有帝国性质的吐蕃王朝。在消灭了象雄国后，君臣欢聚一起举行喜庆宴会。席间，松赞干布与大臣噶尔·东赞域宋的问答诗，共有 44 句，非常生动且富有情趣。现举松赞干布所唱之 20 句如下：

啊！若问君王是何名？我乃赤松赞王也。
 若问大臣是何名？我乃东赞域宋也。
 若问骏马是何名？乃骁布藏藏是也，
 藏藏是只良马也。吾等君王与大臣，
 雅砻河水短而浅，自外向内深而远，
 雅砻谷地狭而窄，由南向北地扩展，